

胡宮反 懈徒旦媯鳥句 叱_薩逸進_{博孟}黠鳥
滅狼盧當狽補每沃烏谷吃居乙噲力斬醜
際張芮反 翳胡得暉音刷所刮感則郎腳音遲
躡_直株逗豆遛_音驅_側鳩駿七林_反紛_丑林
泓_反烏宏携子峻_反捨古快鑠_{書藥}

當院比丘清滿書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漆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學玄憚撰

懲過篇第四十六_{此有二部}和順篇第四十七

述意部第一 夫形骸多患理湏嚴誠根識
昏沉宣恒警榮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
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
患滅故禮無不敬懼不可長若縱懼高彌增
惰慢徒施攻擊無柰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
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興斯
三業弥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
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

懷祿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
知然若瞽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靡
惡不為故成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第二 姑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
戾不信惡馬難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庶有
聞諭致序心曲今欲減其言而整其身者未
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
無事不辦辭如金山窟狐兔所不敢停淳淵
澄海蛙龜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
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蒲防意如城守口如
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
斯矣既榮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
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
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
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輒觸如住刀
山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余之時生為實苦
又涅槃經云辟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

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少時意盛壯爲老所見逼形衰極枯槁氣竭憑杖行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絕神逝形骸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遂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二
朱四十七

族歡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亡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覩存亡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

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如

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又出曜經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煞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湧弥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煞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煞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煞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筭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偈言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又增一阿含經云尔時世

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速擊捷稚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阿難叉手便說此偈

智慧無染著 淨眼無與等
何等名受歲 無事而不練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藏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衆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手執捷稚而
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捷稚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雲集此
余時阿難擊捷稚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
王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勅使是時世尊告阿
難曰汝隨次坐當坐草座時諸比丘各坐草
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比丘已便勅諸比丘
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身

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對是
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
起長跪白世尊言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
口意過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
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盲者
爲作眼目爲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
及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身口
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咎
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
無身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
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
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於如來
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
舍利弗大衆之中極爲清淨無瑕穢今此衆
中最小下坐得湏陁恒必當上及不退轉法
以是之故我不恐責此衆 又佛本行經云
余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含有九万九千及
四百羅婆蘇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

朱平七

如來世尊遙見輸頭檀王與諸大眾嚴備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我今若見父及大眾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

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坐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眾生信並皆入道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衆中不得立爲白衣說法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立爲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

香花供養四衆聽者下坐如敬孝順父母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 又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卧何故但云一面立答曰

爲來故不應行爲恭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卧 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腳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足未淨當械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咤音喈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卧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起不定當自責本起又卧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卧視佛三不得雙伸兩足四不得向壁亦卧不得伏卧五不得豎兩膝要當拘手檢兩足累兩膝又卧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聲二着履先當叩數三正住着法衣四

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五戶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戶而出出不得住與人言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衆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始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國法受糞掃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座則不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是名袈裟調伏之法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

不觀一切所湏之臭不與女人言論不抱小兜不數動足亦不動僻及其牀座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數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腕潔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肘不滿口食亦不太少若所搏飯不大不小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心所受飯食不懷

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慚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着不惜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處不

卷四十五

六

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第六不斷草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革屣雜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心不憊望王者之饍心不甘着不親近於喜鬪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又雜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宮綵女咸皆慙恥恠哉大惡耶輸陀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舉宮都被染汙悉達菩薩久

已出家今卒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椎匈拍脰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爲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飯王于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入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陀羅今產一子舉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大喚惟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万九千諸釋悉會即喚耶輸耶輸着白淨衣抱兒在懷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余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實語竟為何處而得此子耶輸陀羅都無慙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我子悉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尚不聽况當有欲而生於子實

是詭曲非正直法以此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煞害復有釋言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諸人皆言此事最良即掘火坑以佐陀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怖辟如野鹿獨在圍中四向願望無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患遍觀諸釋無救已者抱兒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敬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我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爲水池自見己身廻蓮花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即燒死以今此兒實菩薩予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

添朱四十七

不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爲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陀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爲索乳母供事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深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此丘皆坼佛身光相無異耶輸陀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到其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羅頂即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但以手摩頂
無有偏愛心 及以所生子
愛憎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此亦當出家 重爲我法子
出家學真道 當成羅漢果
業風恒泛濫 苦海壽波聲
遠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是知高慕友 戀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結

四十七

八

神珠啓闇冥 釋門光麗景 俗務苦重繁
奠除五昏蓋 方悟六塵輕 自非乘寶輶
何以息滌寧 感應緣略引三駁

宋沙門釋僧苞齊沙門釋僧遠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桓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遶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称厲曰誦万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桓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述坐驢鞍於戶外高座主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荅云名苞又問盍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況其詞遂逐

卷

朱四十七

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桓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弥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勉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戮苞爲說法勸念觀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果高僧傳出齊梁州萍河寺釋僧遠不知何人爲性疎誕不脩細行好逐流宕歡醺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是垢汙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柰此殃謹遂改常習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勿驚喜覺流汗遍身面目津

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忘鄉州所歸卒於本土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小履道門早明律部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樸衣來覲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懲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匱中綱食還房恠失衣僕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籍滿庭竿扇稱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網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放汝獻感冥報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網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網無柰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

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令相放矣仍以
絰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
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懲
過彌勸經葉卒於所住右此二驛出
唐為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和施部 和國部 和事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豈
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

故鋼柔得中違頓得性僻鑄劖太剛則折太
柔則卷欲劖無折必加其錫欲劖無卷必加
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爲
善矣含性和平則爲嘉矣故羅雲密行以自
調故聖讚以美譽提婆鹿行以獵惡故衆毀
以過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葦以自緩董
安于性緩帶絃以自急故陰陽調天地之和
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第二

如密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薩
薩仁和爲有幾法徃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興

鹿心佛言菩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爲八一
志性質直而無譏詭二性行和雅常無僥僗
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
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爲世衆祐受異
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着八思惟罪福心
無所念是爲八事於是阿闍世王白佛言菩
朱四十七薩有幾法行逮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
法何謂爲十一寧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
自大謙恪下意禮敬衆生三見於剛強難化
衆生立之忍辱四見飢餓人以好美饍而充
施之五覩諸恐懼勸慰安之六若有衆生得
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
念恋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廟
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常負重擔
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無獲無所依歸常
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變失是爲十事法又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他親友手相破壞
心懷怨結能爲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

念即得五欲自娛若有衆生見人破亡爲他抄掠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軟深心離一切垢涅槃解脫猶如在手軟心之人心如白鑄修行善業衆人所信龐鑛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衆人所憎不愛不信余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猶如成練金 斯人內外善 速得脫衆生
若人心柔軟 一切皆柔軟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鵝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爲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慙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黠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第三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密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余時世有大國王号字薩和達晉言一施王余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余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爲居家甚貧狹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可十二

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余乃當行若汝去後其家空乏何以自活兒即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適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兒答母言當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一兩金其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甫復欲索汝若審復欲得

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余乃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為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為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鎖脚婆羅門子語債主言卿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臣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未四十七少小已來好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意

十三

未四十七

十三

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亡而去披王大國即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遙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羅門子言卿何從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婆羅門子報言少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寶還贖母姊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債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臣不湏為備亦勿恐怖但旦嚴出迎逆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勑令踰於我諸臣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湏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勑勿

言彼國來王相慕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
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
偈報言 世間煞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
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賞恐不
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
為是王復語婆羅門子言若不尔者便可縛
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相
知王還復爲王不爲彼害婆羅門子言王審
哉爾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

王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
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
縛我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
言一切施王爲他國婆羅門子見縛送人民大
小見王莫不啼哭躰地崩絕劇喪父母遂前
詣宮門諸臣即入白彼王前所募亡去王一
切施者爲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
王即言便捉現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
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躰他而啼
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
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
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
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躰地而
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今那得
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不
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躰地啼淚而言告勑
諸臣促解王縛洗浴衣被着其印綬還立爲
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又

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遙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辭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幷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爲臣禮 不敢復憍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為善師調達却後阿僧祇劫當得依佛号字提和羅耶人言大 和國部第四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

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此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育老子不如調順往至王所余時衆人便自將香鳥向王邊王大歡喜為作好屋具被蹋蹬敷著其下與諸伎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鳥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

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為人頭之象此鳥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魚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荅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鳥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由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平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諳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余時此象說斯偈已 卽還迦尸國從是以後
二國和好余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
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王是余時白象者今
我身是也由我余時孝養父母故令多衆生
亦孝養父母余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耳
好和事部第五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有一婆
羅門有摩沙豆陳父袁不可熟持着肆上欲
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
賣難集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
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賀此豆耶驢主復
念用是態驢為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不得驢
已歡喜余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即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父冰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煮不熟 慈折汝家大小齒
余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着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余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着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狀
余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 然後自當知
余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蟑蠍毒蟲蟻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余時驢復以偈答言 行此懶悞法 今我故承習
行此懶悞法 死死終不捨 余時豆言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
頌答曰 音聲鳴徹好 從先祖已來
當爲汝取婦 面白如駒雪

十七

驢聞軟愛語即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鹿鑛 人畜遠慮
外違常榮 內順恒街 万代揚名 千齡久住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漆七

